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傳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  
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自  
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  
宮濟源縣開國甲食邑三百戶祖妣





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

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

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

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宗歷三朝皆以

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訃蓋始築草堂於

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出靖康之難實以

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未

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

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

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

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音愛之坐之膝撫其頂

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

之入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一賦玉界尺詩語

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上驚異之因許歸

以女既乃定居于泉州家貧世夜然薪自照與

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八經諸史百家之

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朝妃以忠肅公死事

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為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趨  
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  
悉以訟牒委焉間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  
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  
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  
它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  
兵禽漳浦賊華齊及其黨以獻而安撫司以  
便宜指揮擢憲司悉斬之亦公將從之公爭不  
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以之朝廷本司無所  
預今廼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

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  
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刘公才邵始以公  
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  
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  
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  
自傳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  
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  
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  
錢一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奉



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傳公成就吾軍  
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  
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  
不受也漳浦尉士有中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  
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  
爲中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  
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  
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  
曰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  
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濟  
公每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  
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  
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身久及貳郡事洗  
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  
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推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  
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  
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  
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  
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



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傳公成就吾軍  
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  
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  
不受也漳浦尉士有中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  
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  
爲中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  
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  
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  
曰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  
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  
公卅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  
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  
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  
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  
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推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  
恐獲臯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  
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  
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  
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



賫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  
者請以屬公使者為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  
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  
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  
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氏探其懷出金十兩  
以獻公曰某為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  
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為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  
為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為  
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  
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

流廷 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  
無一 迎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  
賢者 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為樂而郡以大治祖  
秦丞 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  
詞通 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  
為已 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  
召試 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  
歸乃 聞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  
宗正 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為郎況公之文今從  
臣中 各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



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  
居閨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  
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為有顧望持兩  
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甫陽  
軍壘公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  
衢州正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  
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  
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  
公以堂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  
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為辭

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  
得已去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  
竟然慮不免為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  
祖舜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怨  
可也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為請得毋更置獄  
會廷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  
金而方事作時戶部曹冰刑部韓仲通實主  
之兩日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  
死亦以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劾公朝  
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



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  
遮涕以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竟持公慟哭而  
別者復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為言遂奪  
公官徙融州為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  
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為親憂痛日咎責聞命即  
卻酒以屏膝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明  
讀書血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  
人士其士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  
蓋居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  
特一公親闡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

會黃公

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

相魯國

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

內徙潮

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

直郎時

公猶當國欲寔用公乃先除主管崇

道觀以

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

故樞密

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

枉狀除

漳州又為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

月今少

傳福國陳公入為吏部尚書雅知公之

為人則

與付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

廉博學

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



其鼻遂再際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為  
無一字不買也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  
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  
之儒者例以不殺為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  
臯陶稱大殛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  
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  
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  
時朝廷方以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  
興化有惠以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  
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

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  
縣為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  
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  
寓白金於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  
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慙長者之風金  
或誤持又泗水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  
其語以為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  
太夫人有疾供佛然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  
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  
豈可以此汚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犇走闕下



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  
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大  
夫人小右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  
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  
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  
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  
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  
廼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  
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  
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  
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六號劇繁侍右  
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  
即召令吏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  
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  
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  
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  
力外官上嘉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  
陞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  
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泰甚  
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



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為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為官不蠲鹽則無以為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一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口比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佳豪強得以出同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之遠近利病所宜為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以本錢補其舊數

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為之搏節用度一豪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為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它郡錢俾之和糶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為治大率以愛民為主而保今一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婁易



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責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分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不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彈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入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它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等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

有姦命鞠其寔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罪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恃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罪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婁欲治



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  
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  
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  
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  
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  
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  
每以語人蓋公平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  
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  
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  
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  
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  
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  
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摠管曾覲  
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  
篇且請公誦近作公竦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  
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過於客次覲詫數從官曰  
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  
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閣門官子弟有使本道  
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  
覲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舜腹



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  
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官當自結明  
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  
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  
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  
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  
移浙東兩浙令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  
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為剖決  
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

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  
不輕案史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  
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即論公前  
使閩時推行鹽策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  
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  
父老捧薰鑪以茲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  
今稱思之然公篇當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  
求爲祠官得主管之爰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  
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  
行夫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



泉守爲罪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  
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  
無它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  
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  
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  
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間  
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誥文道說古今  
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  
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  
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  
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  
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內與訣既  
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時五日遂不起時淳熙  
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  
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  
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  
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  
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  
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  
李讜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



適進士黃知白孫男玉人充業進士育良尚幼  
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  
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  
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隔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  
本意故太常丞吳公張交官泉州公聞其博通  
古學著書甚富日幾之盛相與博約往復不倦  
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談十說今行於世謫居  
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  
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  
成誦也識慮高逮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

光世軍更遣使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  
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  
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  
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  
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  
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  
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闕其故  
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  
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爲不亡矣虜寇淮  
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虜有



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  
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  
何其策之明也曾覲自福州召還公移書丞相  
陳福公爲言覲入必留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  
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  
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  
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  
鍵謹嚴波瀾浩漑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  
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  
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

藻中書舍人張公嶠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  
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  
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制獨吾子爲得之不  
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  
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  
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  
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  
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  
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  
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



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  
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  
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  
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  
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  
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咎得凶遂以中廢  
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  
於朝白公無罪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  
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它  
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仆以沒其身既  
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  
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  
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  
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  
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  
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戍婺原因家  
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  
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



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  
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  
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官學教授一見其詩音之  
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  
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  
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  
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  
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  
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  
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  
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  
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  
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  
者王公倫張旌誓衆直犯其鋒以行實建炎戊  
申正月也行遇虜相黏罕于白水灤邀說甚切  
黏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  
之公復婁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  
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  
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  
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



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其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

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



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異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膏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中名王貴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賫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下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使問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



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  
髯而莫遠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  
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  
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  
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抹及司馬倬  
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  
寄思謀等見抹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  
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  
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轡軒集  
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  
命中使汪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  
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  
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  
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  
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  
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  
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  
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  
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  
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

小八  
朱文公集卷之九  
七



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卹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旣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棟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



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  
之爲者其氣質雄渾投据精博明白踈暢曲盡  
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  
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怪竒澁之弊聘  
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  
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鶻駝說一卷雜書一卷風  
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  
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  
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

先子不幸是歲已奔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  
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  
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  
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衰臨安帥守張  
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  
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

縣積善峰之下

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  
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  
者不爲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  
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



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  
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乃無  
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  
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奈  
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  
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偽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  
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冊  
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喻從臾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  
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  
就為安而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  
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遂宴  
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俟矣  
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秉前後褒嘉賜資甚寵  
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  
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  
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  
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  
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為萬世臣子忠  
義之勸謹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順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

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



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  
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  
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  
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  
深治之逵苛刻更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  
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囚得  
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  
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  
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  
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光生手吏不敢決苟下  
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  
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  
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  
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  
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  
及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  
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  
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



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

壬申伊川生於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明道元年

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

錄宗實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

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

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

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

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集呂

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



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涪陵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

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按呂由公家

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大學正生固辭公即

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

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二十有四特立

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官後絕意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嘗與之語

監趨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謂明經術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

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

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

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

為稱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

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

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

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

年吟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

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

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

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

立不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

相類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

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

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

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仲之曰侍經筵足以發揚

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不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

搏神效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

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

所學真得聖人之傳鈔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

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

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入謂頤以言乎道則

大六十一



貫徹二才而無一毫之為問以言乎德則并包  
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  
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  
一理之不揔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  
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  
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

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

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穎俱以德名

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

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

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

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

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

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

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

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

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

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區區

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

臣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

靜而闕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

之美耳陛下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

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

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

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

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

二五



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早居尊未

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

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

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如此乞令講官

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

德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

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

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

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

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

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

仍舊因見深詒先生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



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  
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  
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  
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  
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  
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懼請自今一月再講  
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  
察主上進業其於右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  
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  
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  
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

與祿仕不同常吏用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  
祿分兼數局如鼓院樂院之數吏甫一切受之  
及伊川先生為一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  
辭蓋前日所以不任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  
其官足以行道也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  
道學不明石子無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  
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  
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讀垂簾事且乞時不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適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通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通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通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仁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

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明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而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



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  
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  
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  
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  
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錄嘗聞上在  
官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  
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  
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  
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  
摧折上不悅見馬未始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  
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  
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  
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  
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  
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  
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  
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  
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  
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



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擊錄呂中

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云呂陶言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州衙吏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當留從司馬光見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哉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撤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語錄云國忌行守尹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食肉思正叔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思正叔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大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乃臺凍官破蔬饌然以蠶攜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亦不行門人朱公掞輩街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門人朱公掞輩街之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以游酢為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延欲以游酢為

宋文公集卷之七



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維蘇子容曰公  
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詩  
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一日赴講會上塔疹不  
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坐已累日先生退請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  
坐且又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  
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  
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  
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詢貴臣歷造臺諫騰口聞  
亂以償恩讎致市井日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  
里以示典刑八月差使勾西京國子監

見舊實錄又來

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  
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  
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烈  
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煮不曉事為浮薄輩  
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  
血而死按舊錄周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  
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  
奏曰臣出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  
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  
經術行誦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  
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  
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  
不為閑防未習朝廷事非而言者謂頤大佞大  
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  
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  
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  
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  
如願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



職實非敢望願也臣之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  
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  
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勸先  
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

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

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

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

院簾中以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

西京國子監初願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

軾道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

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先生再辭極

論儒者進退之道集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

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

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

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集見文紹聖間以黨

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錄見實門

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錄見語元符

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



還洛

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鬢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

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

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

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

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

吾所欲爾

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

建

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

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父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

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

復過優

已追所叙復過優亦未詳

今復著書非毀朝政

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

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其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

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郎致仕

見實錄

時易傳成書已

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

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

繹曰虛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

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

未能無失也見語錄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



有見錄五實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

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

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

黨事起不與先生往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

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

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

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了一月游定夫揚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

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

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

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

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

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先生既

使久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

羨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

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

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

簡易不為矯異不為侑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或說謂固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

老左冠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

三五



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益之宜者伊川曰價平則益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見其梗槩矣

###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為謀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身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為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



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  
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  
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  
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  
携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爲常其它  
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  
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  
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  
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薰  
先君子於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公  
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  
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媚事權  
貴者挾墨敕徙州治比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  
或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  
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  
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  
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  
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  
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  
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爲悔也比其



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  
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  
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  
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持似公其行事自  
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  
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  
舅既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  
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劔之尤  
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  
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  
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終  
在於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  
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  
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  
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  
羈蚤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  
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  
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  
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  
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



慨淒切絕不類世俗言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爲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其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爲某官國史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

爲聞人海陵胡瑗

生所爲紀墨莊者也至子

和之父某官稍可

然亦好學脩飭能守其家

娶長垣趙氏實

徐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

文生子子和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

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

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戶掾

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

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

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

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



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莫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古人爲已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

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不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一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讎恥徇時俗者皆弃不錄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窒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羸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

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



守行之俗爲一變以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  
或亦悔前所爲而中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  
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  
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覓錢叫  
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  
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  
迄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  
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旣去改  
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  
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  
清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閉戶讀書莫  
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搢紳先生多慕  
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  
成都劉焯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  
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  
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  
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  
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  
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  
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



廢爲工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  
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子和而  
識其弟且得贛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脩於  
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  
得其年究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  
卷太息因刻其大者著于篇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公移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  
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  
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  
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  
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喻事  
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設額稅重前後長吏非不



欲多方措置寬卹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卹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諍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曷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瞻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婺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況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



時集會並加教或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

一本軍背負菑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



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  
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有以  
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  
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  
愛民敦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  
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  
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  
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

### 又牒

頭同南京榜文但改寬郵民力為數  
禹風俗合行詢訪勸諭為合行詢究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  
帝室勤勞忠順以役其身今按圖經公始  
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  
縣界及有廟皂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  
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  
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  
望及登宰輔優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



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曾與不  
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  
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  
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近治三十  
里內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嵩司  
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  
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縣令熊仁  
瞻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  
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  
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  
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  
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  
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委其家目今  
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  
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爲世先覺



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祕丞公亦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黃門蘇文定公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菴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撰祕丞墓碣獨冰玉堂亦所登載未審其墓是與不是的實菴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曾居本軍未委日前有何遺跡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詣實逐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



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寄居過往賢士  
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詳細切幸特賜  
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委如有知得上件  
事迹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  
申說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  
日榜

###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  
圖經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  
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

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  
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  
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  
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  
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  
主明起爲蔡州襄信縣主簿七年始置南康軍  
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爲歸老  
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  
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  
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



正實為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  
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即嘗  
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  
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  
真羣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  
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  
儒主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右迹又蒙  
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  
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  
懼而太宗皇帝軫化育材之意亦不著於此邦

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

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云云

###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

謂依時及節耕種田上

謹身

節用

謹身謂不依非違不犯刑憲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

以養父母

能人

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

此庶人之孝

也

庶人謂百姓也此四句之事方是孝也順是父母不存亦類如此方能保守父母

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至死不能保守便是

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



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  
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  
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爲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  
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  
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据田園以爲己物  
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  
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  
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申鄭熊

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  
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  
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  
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  
有顯効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  
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  
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  
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  
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琬陳由仁與其兄  
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



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  
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  
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  
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

準律

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  
張樹曉示人戶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  
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產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  
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關約赴  
官陳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管家  
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  
約束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罪  
云云 淳熙六年八月日榜

### 勸農文

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  
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  
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  
踈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  
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  
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六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  
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  
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把然後布種  
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  
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  
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  
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晒曝  
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  
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  
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仔細  
辨認逐一拔出路在泥裏以培夫根其膝  
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畝令淨  
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  
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  
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  
有以接續飯食不至飢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饒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於自越其罔有忝糶此皆聖賢垂訓自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母或惰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



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  
六年十二月日

###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  
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  
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  
軍田地磽傭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尸  
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  
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旣不及時耘耨培  
糞又下盡力陂塘灌漑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  
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  
踈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  
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  
下失相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  
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  
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自覩斯  
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  
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  
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  
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



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  
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  
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  
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  
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答責今以中春舉行舊  
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  
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  
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  
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  
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 勸諭築堰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趁此未耕種之際遽相勸率  
各將今秋田畝開濬陂塘修築堰岸毋至後時  
追悔毋及二月日榜

### 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  
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  
永念厥愆實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  
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  
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日近出糶仍允



備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糶準備賑濟況朝廷  
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  
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  
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  
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  
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爲主一向狼籍至  
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況  
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  
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  
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  
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卒水漿救  
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  
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  
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  
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  
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  
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



非耳目逐細民告糶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為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借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為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戶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糶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散衆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戶

檢會趙知軍任內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



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戶帖或挑請因而冒耕者或計會鄉司作逃移多年而免科例者或有戶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限滿而詭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人不可誰何者所有都分之內遞相容蔽遂致租稅皆無稽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及上戶強占百般沮難淹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棄之而去深可矜卹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切慮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戶具狀赴使軍陳訴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各令知委

###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戶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行均減今準提點鑄錢衙委官考究科數輕重及水程近遠特行裁減自淳熙七年爲始數內建昌縣每料元科錢貳佰陸拾文省今裁減錢肆拾文省實納錢貳佰貳拾文省除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戶知委外竊恐鄉村人戶未能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印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戶知委据戶



下合納木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加本  
縣鄉司人吏輒敢過數催科即仰人戶徑赴本  
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斷勒各令知委

###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戶遞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  
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  
有人戶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  
下戶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  
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  
由分明開說某鄉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  
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省限內  
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繳數送納如不賚牌由  
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  
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  
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  
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水脚在船起綱頭子  
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有所費深屬  
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戶應合納秋苗每正



米一石收在船水脚起綱頭子并專斛市例  
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  
鈔收納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文竊慮合  
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覓錢  
米已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  
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  
十貫文出榜縣管下要關處張掛曉示人戶知  
委自今後應輸納戶下米斛每正米壹碩除前  
項立定在船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  
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覓民戶一文  
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  
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官陳告將犯人  
根究依條斷勘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  
委

###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一石正米連  
省耗加耗共計一石七斗六勝今年冬米許人  
戶從便赴軍倉交納今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  
石更與減米一斗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  
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  
道堯收在已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  
縣道箬束全無措置即祈下等私米以應副預  
借為名動欲減饒合數確是循良細民各縣却  
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  
將收到水腳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  
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  
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  
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  
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糜費之類令  
人戶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  
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  
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  
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斛預借縣道本  
軍將來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諸  
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

勘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



條聽隨力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  
勒訪聞諸縣并佐官廳每遇人戶  
以示買麴引為各科納人戶錢物以至坊場  
違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  
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  
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利買麴引或酒務坊場  
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徑赴使軍陳告  
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各科差夫力應副過  
往官負修造船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  
車力人休正長關喚夫力荷轎檐擎有妨農業  
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  
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  
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戶  
赴軍陳訴定追犯人重斷  
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



仰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  
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  
許人戶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  
斷勒罷

社倉事目

勅命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  
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 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  
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  
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  
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  
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  
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  
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  
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筭人口指  
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  
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 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  
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  
強官一真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



官同共支貨

一申府差官訖一亩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

散先速後近曉示人戶產錢六百丈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

不關不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結保

得請貸每十人結為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

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

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日照對保簿如

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

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

文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

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

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

漆黑官桶及官斛每桶受米五省半仰斛子依公

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

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撥撓奪

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

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

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



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中先於

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

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

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教

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

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

交納先近後遠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

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搥米

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赴

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

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

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知首

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

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

子一名社倉筭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

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二石共

中



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計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敖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 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  
名某次或產力開諭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後來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  
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  
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  
小兒減半俟之以口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  
二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  
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  
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  
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  
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  
監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  
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  
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  
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  
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  
守倉人備償如此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  
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其  
之它處欲望聖慈行  
下諸  
戶有願置立者州縣

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人戶主執  
歛散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  
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  
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  
聞奏

勅命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  
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  
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  
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  
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  
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  
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  
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  
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  
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教三間收貯已將元  
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  
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  
依前歛散更不取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  
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  
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  
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  
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而法令無  
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  
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  
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



戶主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  
官貧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  
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  
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  
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  
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  
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  
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皆今日之言  
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  
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眾

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  
旨令戶部着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  
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  
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  
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教屋  
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  
法無轉運司倉處諸義倉計夏秋正統無正  
為穀者準此每一斛別納五合應豐熟計  
納一升即同正統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及  
耗限一日先次交二本倉出剩通正統候盤

三六四



數組即正稅不及一斛并本戶放稅二分以  
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  
不得它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  
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通第三  
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  
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  
者雖舊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  
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  
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  
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

雖計一縣放稅不及  
七分而本戶放稅不及

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  
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  
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  
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  
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  
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  
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  
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  
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繼令史頓圮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

押

新

除

郎

官

臺

郎

中

跋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  
奉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

以所居建寧府出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  
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  
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  
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  
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額以國家米  
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  
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闔宇之間含生之  
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  
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稱揚下  
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



書口部所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厝于  
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  
鼓腹之禱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  
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  
茶鹽公事借緹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  
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  
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  
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水衢州

龍游縣袁承節名起子  
倉給貸當司契勘前  
閭出力輸財有足嘉  
由朝廷外須至再行  
建立社倉庶幾益廣  
養成里閭睦鄰之  
年六月八日

約束侵占田 未榜

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  
官負心存惻怛惠及鄉  
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  
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  
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  
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  
田產有下項事件由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口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  
海塗溪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  
官戶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  
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  
止量立此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曾催納入官帑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  
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  
月經官請佃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  
給佃更免追日前冒占花利如犯人尚  
敢恃其家勢仍前坐占限滿下首如官司

覺察得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  
根究從嚴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  
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  
詭名請佃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  
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察今來出  
榜曉示諸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  
首當與將日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  
人租契如該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內  
赴官首說當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



租債仍免這口前花利如限滿不首被人  
陳告或官司察得知當送所司根勘依  
條施行

約束不得撓慢保正等榜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則管幹鄉村盜賊聞毆煙  
火橋道公事夫保長准納稅租及隨稅所納錢  
數一稅一替今來訪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仰  
體成法妄有刑權數一經役次家產遂空深  
屬利害今有約束事

一保正管幹鄉村賊煙火橋道公事

繁重令一縣之內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號  
為四衙雜出文引別置木牌各止程限盡  
令赴赴中展繳押需索百出名刑名色立  
為定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  
錢繳引則有繳跋錢展限錢定限常限所  
用之錢復有多寡又有批朱終印日齷之  
類一引狀之出乞取動是數稍稍有稽違  
則加銅筆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  
能徧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公來縣道盡以



文引勒令拘催其間有頑悍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治之以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填納無所赴愬且有既充重役復兼催科可謂重困

保正副最為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略不加卹應干敷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買辦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磚瓦油漆立竿等物例以和買為名不曾支給分文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給推剝肌髓至此為甚

一縣官或遇檢驗定奪打量詎究等事下鄉多是過數將帶當直雖公文輩亦用轎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以經過都分雖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為搔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一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緡借米硬令工作入戶姓名



投納在官曾未旬月分限比較或三五日  
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  
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  
毫釐將多爲少未免筆楚一月之內盡是  
赴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及至  
催納次第則又別出一簿謂之剗簿增添  
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絕有  
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者實臨期動  
是勒令填納以至典買屋業無可填備一  
次充應催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  
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縮繫無能得脫百姓  
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不加卹委  
是無辜

右鏤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  
前件約束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  
徑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著實即行投奏公吏  
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一日榜  
減半賞格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



今歲災傷條畫賑卹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  
戶別納糶濟之。近已蒙聖旨補受官資無  
不感戴然去歲家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  
府施行今歲一略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當  
來取延年所乞專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  
聖旨令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  
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  
濟賑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  
災傷最重處許提舉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  
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劄付本司須至曉

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  
外今印榜曉示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  
廣出米穀以拊鄉閭有欲依募之家先赴本司  
自陳切待標撥就比近災傷量重州縣入納即  
爲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  
揮不致有胥吏阻抑故榜九月七日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照對營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旱禾  
多有旱損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卹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  
晚之田自有得雨足可灌溉成熟去處兼  
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撥別色官  
錢見令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  
運米斛到來投糶準備闕米州縣般運前  
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  
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旱損少米意圖邀求  
厚利閉糶不糶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速  
行遍下屬縣勸諭有米積  
蓄上戶停塌之家趁此米穀未登之際各  
該時價自行出糶應副細民食用如敢輒  
有違戾切待根究重行斷遣加是向夫民  
謂大段艱食切待另行申

撥錢米前來濟糶

一州縣之客佃火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為多  
全仰主家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  
當受卹賜給存養無令失所訪聞多有坐  
視火客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  
而失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  
已牒諸  
州府請  
遍行下  
諸縣勸  
諭應有  
田之家  
請以田  
客平日  
耕布勤  
勞為念  
常加優  
恤應  
副存養  
勿令  
失業云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  
專事扇惑聚眾輒以借貸為名於村疇之



間廣張聲勢亂行逼脅以至劫掠居民財

物米穀此項當司檢準律強盜不得財徒

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持仗者雖不

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傷人者斬今來切

慮愚民不曉條法悞犯刑召深可憐除

已牒諸州府請遍下諸縣曉諭民戶知悉

各自安業勿致扇惑

輕犯典憲後悔無及

右今鑿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表

處曾具奏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

按劾施行今來到任已是深冬難以檢勘須

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戶災傷苗米等第

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尚書省外須至曉

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戶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

鄉分全戶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

分全戶四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

全戶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分以上鄉分全

戶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全戶

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戶須有丁之家方

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



示人戶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  
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  
視每見差出官負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類  
索搔動村落以納圖冊爲名不論人戶高低每  
畝科配頃畝頭性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  
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  
荒卹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負止得帶  
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陳  
乞計日給錢米各自贖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  
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  
違戾許人戶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 浙東客次榜

熹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爲職自惟昧陋雖不足  
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既尸其任不敢不悉心  
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  
考其事實然後劄奏不敢徇私容情以自陷於  
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已愛民  
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



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喜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喜敢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又專國柄內忍事讎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旣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

王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下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入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151



